王绍光：西方政治思维存在的问题

王绍光 [这就是中国](javascript:void(0);)

**这就是中国**

微信号 mhshHome

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《这就是中国》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:00东方卫视播出

2021-08-27[原文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A5NTI5ODk3NA==&mid=2651173126&idx=1&sn=3d1e585838bcc1fce4c04d8518fc8c2b&chksm=8bb065f7bcc7ece188b36c5abfbf36e1575e4326d7561a7b7d5118d43c2b4e0c1865bc2c28f4&scene=27#wechat_redirect&cpage=14)

收录于话题

点击上方“蓝字”，发现更多精彩。

**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，读懂世界**

王绍光：

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

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

中国文化论坛理事

中国政治思想始终将政道放在政体之上，然后从政道出发来探索政体，建设政体，改革政体，完善政体，这无疑是是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智慧。

西方可能需要政治改革，我觉得可能政治改革还不行，因为思维方式得变，我在过去十来年里面讲，中国人思考政治问题有几千年的历史，西方人思考政治问题也有几千年的历史，但思考问题的方式梳理下来是很不一样的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叫政道思维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叫政体思维，这个思维方式到底有多大的不一样，我给大家一个例子。

21世纪初的时候，有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华人叫章家敦，写了一本书，叫《中国即将崩溃》写了这本书。这本书他预测中国即将崩溃，你想现在差不多过了20年，这个“即将”应该是几个月、几天，最多几年吧，一直“即将”没有到来。他后来又在2005年、2012年反复做过预测中国即将崩溃，但都没有崩溃。他不是第一个，其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，就一直有人预测中国要崩溃。

我刚刚在财新网看到一个报道，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很著名的教授叫达龙·阿西莫格鲁，他说中国经济表现得挺好，但是你中国政治体制不改，不改成民主，你就不可能继续下去。

章家敦的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观点，什么意思呢？他们给中国扣的一个帽子，说你是威权体制或专制体制。你去查《大英百科全书》，用一个词、一个帽子，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完全概括。这顶帽子有个什么用呢？它觉得你是威权（体制），你就好不了。就是政治体制决定了一切，所有东西都决定了，包括你垮不垮，包括你的经济能不能持续地增长下去。

**西方看自己，它是一个叫政体思维，就是说政治体制的形式，它一般会用一两个指标来进行衡量。亚里士多德很重要的一个指标，就是（政权）由几个人统治。**其实亚里士多德将几个人统治作为指标衡量政体，他也不是原创，他前面还有人，他的老师柏拉图也这么看。就是几个人统治，这是一个标准。**然后亚里士多德还有另外一个标准，就是这些人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。**就一两个指标就把所有的政体都划分了。从古希腊的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一直到中世纪，一直到后来思想家都是用政体分析。这种思维方式看世界就非常简单，基本上是两分法，政体有比如说民主的、有比较威权的。民主的就是开放的、和谐的，那么专制的就是压制不择手段地迫害，那么民主的从运作结果来讲，不管它有多少问题，它不会垮。反过来专制政体不管你表现得多好，你垮是必然的，所以才会有章家敦这个结论，说你一定会垮。才会有MIT教授说不管中国经济发展多好，你肯定不能持续下去。这是政体思维带来的这种毒害。按照他那个政体思维的话，刚才讲到西方可能这个人讲我要改革，那个人我也讲改革，他不会想到跳出政体思维去进行改革。他只会在他那个盒子里边找这个解决方式，所以他不改变思维的话，政治改革也改不到哪里去。

**反过来讲，中国人的思维跟西方的不一样，从古代就开始，我们看先秦时代的，不管是儒家、法家、道家、墨家，甚至其他的家，他们都会经常用到一个词就叫“道”**。比如说孟子就反复提到“道”，天下有道怎么样，得道怎么样，“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”。这个道一方面指的是治国理政的终极目的，另一方面那个道又是指道路、途径、方式、方法这些东西。你有方式方法叫有道，没有方式方法你就没找到道。所以你看儒家就会讲，最高目标是什么？叫贵民。儒家讲要把民众放在最高的位置上，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是什么？叫礼治**。**儒家不赞成法治，他说礼治。那法家跟它不一样，法家的目标是贵君，就君主很重要，但是它的手段要法治。墨家有墨家的最终目标，有实现手段。道家也是一样。从古到今，从皇上到官员，到思想家，到哲学家，到历史学家，中国人看政治问题，几千年就是用“道”这个东西来看。那个“道”既是终极目标也是手段。

所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思考政治，我觉得几乎是决定性的一样东西。**政体是政治制度里边的很小很小一部分，因为它只是用一两个指标来衡量。政道是包括政体制度更大的一种思维方式，它既考虑到了终极目标，也考虑到了行事的方式、做事的方式，包括如何去建立各种各样的制度。**

很可惜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边，不光是西方人还是习惯于用政体思维，我们中国或者东方或者发展中国家，很多人也是用的政体思维，这样你才会发现有所谓的“阿拉伯之春”，因为他要换一个政体。这样你才会有香港，香港有很多人觉得我要搞一个所谓的“真普选”。我经常说我教政治学这么多年，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“真普选”。**你要说美国是“真普选”，法国就不是“真普选”。你要说法国是“真普选”的话，那其他的国家就不是“真普选”。什么叫“真普选”？没有那么一样东西。**你从政体思维来讲，好像这个口号喊出来很简单，但你政道思维来讲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

那为什么会西方有一个政体思维，中国是政道思维呢？其实理由恐怕很简单，很多人理解的古希腊，其实你就听说过两个古希腊的城邦，一个是叫雅典，一个叫斯巴达。雅典还是比较大的，大概有二三十万人。但古希腊其实有上千个小的那种城邦，它很多城邦就是一个村。这种东西可以叫做简单共同体，非常之简单。所以我在这个村里边住久了，看另外一个村不顺眼，我就说我是一个什么政体，你是另外一个什么政体。但中国从古开始，你可以说从进入春秋战国以后，因为春秋的时候，在中国这块地方的国家的规模，数量已经减少了很多了，以前夏商的时候都是万国三千国，到这个时候只剩了百余国，到战国的时候只剩了七雄，每一个国的规模已经都比较大了。

那简单共同体用简单思维，复杂共同体就得用复杂思维。其实西方已经有先例，表明用简单思维去考虑复杂共同体是有问题的。到了罗马时期，罗马本来也是一个小城，后来变得比较大。变得比较大以后，有一个希腊人被俘，被抓到罗马，他拿着希腊的分析方式去分析罗马，他也就分析不下去，他看罗马怎么好像都不对。有一点点好像是君主制，有一点点好像是贵族制，有一点点好像是民主制，他用了一个说法，这叫混合政体。其实应该这么讲，凡是规模比较大的政体，复杂共同体都是混合政体。

**你用政体思维，用简单共同体发展出来的思维方式看大的政体的时候，你一定是胡言乱语。因为所有大的政体都是复杂共同体。**世界是很复杂的，政治是很复杂的，那么我们要看这个世界，就得用复杂的眼光来看它，要还原它。好，谢谢各位。

（本节目播出于2020年04月06日）

**讲中国故事，讲我们的故事**

**东方卫视《这就是中国》**

**每周一晚22：00**

**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**

**解锁更多精彩内容**



### 精选留言

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